



詩傳闡餘卷二十四

闡餘內篇 有引

儀禮六笙詩覈

周禮邠詩邠雅邠頌訂

周禮九夏測

禮記狸首疑

詩所樂章權

二賢言詩綜

孟子詩亾春秋作解

魯申公詩說辨

吳聞禮

毘陵郝忠胤著

弟忠溢

武林吳文英訂

男自規

朱堯生



里刻雅忠留著

門人繆昌箕

蕭漢臣

孟子論公若外卦

周官全較

國甄大夏

對甄大聖

內篇

卷二十四

闡餘內篇引

六經之道同歸而詩書尤往往可互證如南山有臺  
 之合於君奭天保鴻鴈之合於召誥洛浩多方時邁  
 之合於武成般之合於沫邦明命白駒有客合於陳  
 範之箕子詩傳雖無明文義殊可會至若鴟鴞東山  
 墻茨栢舟與書金縢大誥相表裏而列國之風其事  
 見春秋者又勿論矣即三禮所載詩名三百篇不少  
 槩見類子虛亾是之流說者遂槩指為逸愚以為非  
 逸也總散在雅頌中特因其標誌之異先儒未及詳

察也。是則詩之與禮亦無弗合者。夫孔云樂正樂誠哉。正孟云詩亾詩誠哉。亾今未正而強目爲正。季札所觀豈繫定譜未亾而強目爲亾。陳靈以後篇什何嘗不纍纍哉。此殆明知其不必然故作違心之論以誣毛氏。皆無見於詩傳耳。夫詩傳傳自孔聖確矣。以爲子貢所述。予猶未肯信。矧彼掠美作僞借名譽申培以文其陋者。豈謂人心果無曉耶。愚不願學者受毛鄭之給。并不甘受給於僞申公。因闡禮經論孟之涉於詩者。而以辨僞綴焉。爲闡餘內篇。

儀禮六笙詩覈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  
藝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大樂  
南陔白萼萼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笙入三終之  
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正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則堂上  
下歌瑟及笙妣作所謂合樂三終也。蓋歌者在上匏  
竹在下貴人聲也。夫合樂無論矣其南陔白萼萼黍

由庚崇正由儀六詩乃詩傳所不載毛詩序謂有其義而亾其詞劉原父又音亾爲無謂本有聲而無辭朱子亦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王雪山黃文裕皆祖其說東萊呂氏云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近世郝仲輿亦云辭生於心聲託於器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

笙曰樂曰奏未可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也但其所以亾之故不可考耳其言甚辨然則六笙詩果有乎曰以爲有而非有龔遂爲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又篇王式曰臣以三百又篇諫漢世識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鈴皆以三百又篇爲夫子刪采定數三百又篇之外安得更有六詩而長孫無忌輩曲推其說謂漢世毛學不行諸家未見詩序不知有此六篇詩目者亦尊毛之過未核其實也然則六詩果無乎曰以爲無而非無東萊呂氏及郝氏之說是已

朱子據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爲有聲無辭之徵。則儀禮鄉射之奏。騶虞狸首也。左傳之金奏肆夏之三也。亦何嘗無辭。而顧援投壺魯鼓薛鼓之節爲喻。王雪山又援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爲喻。黃文裕又援琴譜有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爲喻。皆擬非其倫矣。然則六詩果昔有而今。如鄭康成註禮時未見毛傳以爲孔子。并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者。將無是乎。曰亦非也。夫堂上之人聲。堂下之竹聲。均樂耳。何獨堂上

歌者不。堂下奏者偏。且併六詩而悉。曾不憚。遷一。此尤不可信。愚則謂詩中本無六篇之目。而序詩者妄增之。詩中原有六篇之辭。而序詩者顧昧焉。彼所云有其義者。斷非詩義。而所云不其辭者。至今不。可覆按也。乃其辭安在。即在小正之內而已。蓋愚嘗爲之臆曰。南陔即天保也。白萼即頍弁也。萼黍即棠棣也。由庚即瓠葉。崇正即伐木。由儀即菁莪也。天保何以名南陔。蓋取南山之壽爲義。陔爲山隴。又其字從亥。亥爲天倉。受福祿也。頍弁何以名白萼。蓋

取如彼雨雪爲義。雪固六出奇萼也。棠棣何以名萼。黍蓋取鄂不鞞鞞爲義。棣萼一桴二萼。猶秬黍之一桴二米也。瓠葉何以名由庚。庚與夏通。亦卽廢改席。獻酬廢續其初。卽嘉魚所云式燕。又思也。幡幡雖狀瓠葉。亦寓翻席之意。故曰由庚也。伐木何以爲崇丘。蓋取伐木于阪爲義。說文以阪爲山脅。李巡曰。高峰山。陂也。若由儀之爲菁莪。則義益顯然矣。然由儀與萼黍猶用其章首一二字標義。而南陔白萼崇丘反取義於卒章者。意笙工所吹。由是本章乎。總之小雅

不爲蕤鬯之樂。則也。旣論小雅爲蕤鬯之樂。則天保類弁常棣伐木瓠葉菁莪等詩。寧無一篇足用。而反尋籟於無辭之聲。以續升歌間歌之末韻。此不然之甚者。或曰。詩序之從來久矣。信如子說。則六詩之序非邪。曰。序之非古。予姑未暇詳辨。但他序雖或合或離。猶槩括章旨。而暢其意。未有若六序之僅就兩字爲訓詁者。彼見四牡皇華旣以作忠。何獸無以教羣。故於南陔曰。君子相戒以養。於白萼曰。君子之潔白。而於萼黍又誤認如黍稷。方萼曰。時和歲豐。豈黍稷

也于由庚崇止由儀曰萬物得由其道萬物得極其  
高大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夫詩人蕪言何每篇必侈  
言萬物乎亦可見其茫無確見不覺辭之重複耳又  
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妄意庚為納甲尤屬無  
稽且既亾其辭何緣而知其義序之鑿空杜撰無疑  
也後儒墮其雲霧信以為詩義實然徒力爭於無與  
亾之辨豈知燈即是火哉或曰子言亦有徵歟曰以  
類徵之夫象即維清也禮記不曰下管維清而曰下  
管象新宮即斯干也儀禮不曰下管斯干而曰下管

新宮徹即豳也周禮樂師及徹不曰歌豳而曰師學  
士而歌徹肆夏即時邁繁遏渠說者以為即執競思  
文也別有國語不曰金奏時邁執競思文而曰金奏  
肆夏繁遏渠邠詩即七月邠雅即南山楚茨甫田大  
田諸篇邠頌即載芟良耜豐年絲衣諸篇愚嘗辨之  
詳已乃周禮籥章不曰歛七月南山楚茨載芟良耜  
而曰歛邠詩邠雅邠頌意詩譜標題作者各有誌別  
以號於肆業之伶人乎且萋菲之為巷伯也赫明之  
為常棣也文王勤止之為賚也於皇時周之為般也



於鑠王師之爲勺也。皆命名於篇中所無之字。而於  
皇盍王之爲盍也。綏萬邦之爲桓也。亦僅取篇中之  
一字。又何疑于南陔以下六詩乎。故夫六詩之名在  
禮。而六詩之實在詩。虛懸其目於詩者。枝指也。而強  
標其義爲序者。畫餅也。若詩傳則原無此也。束皙之  
補亡。要亦補其所不必補乎。抑愚又以此知九夏之  
未或亡矣。

按學記宵雅肄三。左傳工歌鹿鳴之三。禮記升歌  
三終。皆以四牡皇華與鹿鳴相次。義固有取。然吾

夫子編詩之次第。則正不必然。毛氏以魚麗次杖  
杜。先南陔。鄭譜因之。朱子專以儀禮爲據。次魚麗  
于萼黍。而先由庚。此亦釋禮非釋詩也。且據儀禮  
則南陔白萼黍。即當次皇華矣。何以屈棠棣。迤  
杖杜。後如云。此燕辭之笙詩。不與彼有詞之歌詩  
相次。然毛詩皇華而下。棠棣伐木。天保采芣。出車  
杖杜。其名原不載於儀禮之工歌。何待南陔白萼  
萼黍而始先。魚麗乎。朱子謂毛公所移篇次爲失。  
而不知已之。但泥儀禮亦未爲得也。且毛公之失

言傳圖會 卷五 嚴 二  
固不在移其次而在增其目耳。如朱子輒儀禮鄉  
飲工歌之序爲據，則雅頌祇爲儀禮外傳乎。

又按通解云：古樂南陔合吹黃鐘大呂二宮，白萼  
合吹太簇應鍾二宮，萼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由  
庚合吹蕤賓林鍾二宮，崇正合吹夷則中呂二宮，  
由儀合吹蕪射夾鍾二宮。夫旣未見其辭，何緣知  
其吹泐亦聊意之耳。

周禮邠詩邠雅邠頌訂命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歛邠詩，祈年于田祖則歛邠  
雅，祭蜡則歛邠頌。據今詩止有七月一篇，是曰邠風，  
無所謂邠雅邠頌者。鄭康成裂公子同歸以上爲風，  
春酒介壽爲雅，稱觴祝君爲頌，其義固已疎矣。或謂  
邠詩歛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又或謂邠詩以四器  
之聲合籥，邠雅以雅器之聲合籥，邠頌以頌器之聲  
合籥，皆臆詞耳。歐陽永叔疑別有邠詩，于今不存。程  
大昌氏服爲理至之言，王介甫亦謂邠詩別自有雅。

頌而合皆亡黃震氏折之曰邠乃先公自奮于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天子雅頌愚謂當邠先公時非獨無雅頌亦并無風縱民間勞呻康吟食咄寤嗟相傳歌咏有如夏諺若非經姬公刪潤安得此七月典則之章公固貢邠俗之風如是乃其構撰實具雅體故尼父編詩與南山楚茨並列小正在周禮則直仍其名曰邠詩此固無可疑者參是而觀南山楚茨甫田大田諸詩真邠雅也其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曾孫來止田峻至喜明乎與籥章之祈年于田祖歛邠雅

擊土鼓以樂田峻者合也載芟良耜絲衣豐年諸詩真邠頌也其曰胡考之寧婦子寧止胡考之休明乎與籥章之祭蜡歛邠頌以息老物者合也蓋周自后稷始基靖氏不窳雖失其官不敢怠業世纂其緒脩其訓典用能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故雅邠之自昔自古而頌一則曰振古如茲一則曰續古之人皆周公追述其事以詔來者所以邠無雅而有其雅邠無頌而有其頌也程氏謂周官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

虞理首可證。未嘗有如籥章所歛槩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是。未知所云邠詩邠雅邠頌自周公作爲詩歌之日命名原自如此。肄業者習知之故不必枚數其篇。又別標其題耳。若舍是而別求所謂雅頌何異秉燭乞炊哉。昔者紫陽氏蓋嘗意之意之誠是。其意楚茨諸篇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則未悟所述卽邠公事。而所稱曾孫卽邠公。君婦卽邠夫人。又徒意載芟良耜豐年之爲邠頌。不知絲衣亦邠頌也。正郊特牲所謂皮弁素服而祭者也。其并疑思文臣工噫嘻爲邠頌則非也。夫頌之有思文猶大正之有生民。而詩傳臣工在執競前必與噫嘻相屬此乃竹書所紀康王三年申戒農官告于廟者。雖亦爲農事作顧。非周公所述邠先公事。安得繫之邠。然而紫陽氏思過半矣。愚故因其說而訂之。

周禮九夏測

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

夏昭一作韶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祓一作陔鷲夏王出入

奏王夏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尸出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

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

祓夏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公出入奏鷲夏大

儀賓既出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

肆夏則諸侯亦得用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今按

九夏之名雖載於周禮。惟肆夏繁遏渠。曾見魯國語。而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玉叔云。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馭競也。渠。思文也。鄭後司農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按此與六笙詩序所謂有其義而亾其詞者。其繆均也。夫詩雖爲樂之章。然有詩而後以金奏之。非爲金奏而作此詩也。樂司不能舉其業。樂縱崩矣。詩職在掌。故何遽與之偕亾。且所謂夏者。豈必盡如肆於時夏。陳常于時夏而

後名爲夏邪。愚謂九夏之未嘗亾。亦猶六笙詩之未嘗亾也。鄭氏謂皆頌之族類。彼見三夏之爲頌。故意所亾之六夏。亦必是頌。而愚又以爲未盡然也。箋固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夫儀禮升歌。間歌。合樂。乃其小者。九夏則其大者。微獸載於頌。卽二雅固宜兼有之。王夏爲王出入奏。未知當屬何篇。意者其棧。樸等詩乎。而肆夏之爲時邁。固無煩推測矣。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左傳謂天子享元侯。則又未定

爲尸出入奏矣。昭夏一名韶夏，卽繁遏。說者以爲執  
競，不過因其錯在時邁後，思文辨而統目之爲三夏  
耳。若昭夏果是執競，周公何由預定此歌章？故愚斷  
以爲非也。意者其卽是離乎？介以繁祉繁卽樊，莊子  
云樊然殽亂是也。而韋昭注又云肆夏一名樊韶夏，  
一名遏，則遏無乃勝殷遏劉之章乎？然春秋吳子遏  
又名諸樊，則樊遏自爲一義。樊非時邁審矣。納夏爲  
渠意，渠卽極音之轉。而納卽陳常之義。非然則賚也。  
賚云文王勤止，勤卽渠也。曰方賓來而奏此其勤之

以釋恩乎？若奏思文則亦商頌歲事來辟之意云云。  
左傳旣以三夏爲天子享元侯，賈公彥又謂肆夏以  
下諸侯亦得用。夫諸侯而歌時邁，思文或相警以式  
序相勸以率育可也。執競斷不在三夏之數也。記又  
云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僭甚矣。臣有功奏章  
夏，其小正之彤弓乎？賜弓矢以覺報宴，所謂章也。非  
然則頌之刻文念茲，戎功是也。非然則載見之求章  
也。夫人祭奏齊夏，其大正之思齊乎？先儒以楚茨卽  
采齊而中章云君婦莫莫，或亦可當齊夏。若采蘋乃

用之合樂矣。族人侍奏，族夏意者，其即行葦乎？客醉而出，奏裊夏意者，其即既醉乎？公出入奏，鷲夏意者，其即桑扈乎？儀禮大射，奏此，或取無鷲之意，而桑扈亦曰彼交匪敖耳。總之注禮者，其說紛紛，若每夏定指一篇以實之，則韋昭呂玉叔所目爲三夏者，已自差池未有的據。若謂九凶其六，則雅頌如許篇，什豈猶不足于九夏，而謂此外別有六逸詩乎？尼父何僅槩之曰詩三百，而漢儒龔遂王式何又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乎？且他詩何不凶，惟金奏與笙奏者，偏善凶也，則其名有所隱焉，故也。皮日休之補六夏，與東晉之補六笙詩，均之爲贅而已矣。



禮記射義

周禮春官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

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夏官射人同

禮記射

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

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夫騶虞采蘋采芣燕論

矣獸狸首不見於詩而射義有詩曰曾孫侯氏四正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

以射則燕則譽釋者謂此即狸首詩也愚竊疑焉夫

所為節射者其詩豈必射之謂惟騶虞一發五犯若

詩經卷之四

禮記射義

見爲射者事。然備官之義固不在此。特取虞人舉職耳。他如采蘋奉祭采蘋親蠶亦何與於射。祇取循法不失職爲節焉。至記所云曾孫侯氏云云則直言射而已。章句又無狸首字。何據而知爲狸首。而大戴禮於則燕則譽之下。又有云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充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則皆命射之辭亦未有及於狸首者。若檀弓記原壤歌狸首之班然

發女手之卷然。此則壤自作歌。非古有是時而歌之也。然則諸侯所爲節者何詩也。將燕亾乎。第詩既可。以節射。與騶虞采蘋采蘋均爲樂師所肄業。狸首何緣獸亾。以愚臆之。小正之瓠葉其後三章皆云有兔斯首。儻所謂狸首者。此是邪兔首而爲狸首。何屈非謂兔之卽狸也。亦非謂狸之異於狸也。字固有實而虛用之者。如周禮內饔鳥鵠色而沙鳴狸。內則鼈人。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狸物。夫鳥羽蟲也。何以云狸。鼈蜃龜魚麤腐。既謂之互物矣。何以又謂之狸物。蓋

狸卽古埋字。狸性善伏，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故物之伏者皆曰狸。鳥鵙色而沙鳴，病鳥也。常不能飛而埋伏。故曰狸。鼯、蜃、龜、兔、麤、羸、蝼、皆埋藏之物也。故曰狸。物審乎狸之爲埋，則知兔首之爲狸首，兔奔卑後促其形，僂諺有之。兔藏頭露尾，是已。古者臣主之間，諛厚而情通，物簡而會數，則非如瓠葉兔首未嘗不可舉。迨暇之觴，其斯謂之樂會時，而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奏，此始有當耳。若使曾孫侯氏果是狸首，何爲不載之風雅？至長弘設狸首爲的，射諸侯之首不來。

朝者固未必有詩，卽有之亦未必曾孫侯氏之類。而考工記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或者卽其遺意，要豈先王懷侯之遺，弘之忠而不免有以也。乃狸爲不來，韻正與埋合，而周人之賦兔爰，意者陰指不來朝之諸侯乎。審兪而兔之爲狸亦適可互證矣。夫一瓠葉之詩也，愚於笙詩旣意爲由庚，而於此又意爲狸首，蓋由庚自取義於幡幡，狸首自取義於有兔。義無專屬，詩可通用，故古人不定以瓠葉標名，歟。或曰：騶虞采

蘋采蘩皆召南。而瓠葉則小正也。歌詩寧若是不類。日子以曾孫侯氏與召南諸詩類乎。夫義各有取。何擇於風雅。矧瓠葉又雅之近風者。如以爲不類。卽騶虞之與蘋蘩曷類焉。

詩所樂章推

凡樂皆詩也。凡詩不皆樂也。夾漈鄭氏云。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旣冠皆往習焉。似無詩而非樂者。朱子則謂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鄭衛桑濮乃里巷狹邪作。馬貴與非之曰。季札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今試推之。鄭衛桑濮固非作自里巷狹邪。然以

爲盡隸于雅樂則太過。程大昌氏謂南雅頌爲樂名。餘直以徒詩繫國土。故春秋以來賦詩見志。凡詩雜取無擇。攷其入樂自邶至邠無一詩在獻享之用。彼固未知邠詩卽周禮籥章所吹。至所云入樂者亦第以儀禮爲據。夫使儀禮果作自周公則風詩之在公後者縱有正音無緣採取。惟邶鄘雖或公所及見。然兵在其頸有何嘉懿而尚欲登之獻享以合好。其不入樂固宜耳。顧非所槩于後世。後世風會日流。聲歌漸侈。古樂新樂不嫌雜陳。列國之風或乃鮮弗入樂。

矣。蓋詩原非爲樂章作。而奏樂者各以其詩鳴。此季札觀周樂工人并十五國風皆肄而歌之。樂未正時或然耳。逮乎樂正而雅頌得所。則魯頌且不得與。二頌竝稱頌。二正傳且不得與。二正並稱雅。風詩又可知已。程氏欲伸其頌爲樂名之說。并謂魯旣得請爲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得齒于商周而無嫌。此又受給于毛序。夫魯詩之堪入樂與否不係乎頌與非頌也。程氏蓋甚尊雅頌而黜國風。庸知魯頌不免儕于風。而邠風已居然登于雅。且彼以左荀二子妄標。

風名。愚意風名非必自左。荀始。王制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子貢問師乙。宜何歌。乙詔以若者。宜歌頌。若者。宜歌大雅。若者。宜歌小雅。若者。宜歌風。夫王制樂記。豈皆拾慧于左。荀。蓋風所從來已久。微獨列國。卽二南亦風也。南固樂矣。南之外。豈必非樂。原夫儀禮云。鄉樂。惟欲當時。似已不專指二南。而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魏風之伐檀與焉。則固有非二南而可入樂者矣。夾漈氏謂反魯所正之樂。乃鄉樂。卽風詩。未爲無見。審若正也。如衛之淇澳。于旄齊之風雨。雞鳴。唐之蟋蟀。曹之鳴鳩。秦之無衣。小戎。鄭之緇衣羔裘。卽與魯定中駟駟。泮宮。闕宮。竝奏管弦。何忝若夫。伯有一賦。鴉奔。而宣子卜其爲戮。曾是亦可比于樂乎。故知樂不盡于南。第風詩不必盡入樂。惟雅亦然。論樂者。倘槩風詩而擯之。槩雅詩而收之。又或槩風詩與雅詩而盡收之。猶之乎未正云爾。

二賢言詩綜

孔門通六藝者七十餘子。至言詩唯商賜獨蒙與可。豈其餘盡無當于詩。而二子亦僅沾沾焉專經自鳴者耶。直就當日問答各以詩舉。似犁然有當。因而善其言耳。他如南容三復白圭。曾子歌商頌。若出金石。曷嘗不見與于聖人。漢世專門之學。詭托師承。謬相引重。毛氏所取大者。子夏遂得掩魯韓齊三家之說。以駕其上。而孤行于世。後世議禮家亦往往借證焉。如言禘則引雍詩。禘太祖之序爲據。言郊則引昊天

成命郊祀天地之序爲據言繹則引絲衣繹賓尸之序爲據其誤非獨詩受之并禮亦受之矣夫卜氏以言詩悟禮而毛氏以言詩晦禮子夏有知其不聽然笑者幾希以頌之訛若此而風雅更無論已然詩序非作自子夏易辨耳乃謂詩傳爲端木氏述何居試究其所述安在將詩棟數言尼父意授而令之述乎或口授而令之述乎抑賜自以其見解爲聖鐸乎若夫所稱子曰云云如關雎不傷不淫小正修身道立之類則固已載之傳記雖微其何難述嘗觀孔叢

子記義篇云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歎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幽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



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無羊見善政之  
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  
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  
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  
諸侯也。此數條正大明白，有類易大象與詩傳中所  
謂子貢述者大略相倣。蓋孔叢子猶能述之矣。何必  
子貢故詩序假子夏爲重詩傳正不藉子貢爲重也。  
且言詩而觸詩外之意，又非獨商賜能也。左氏所載  
賦志斷章各取所求，其關正義者絕少。爰及後世魏

子擊誦晨風而文侯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  
從仕，裴安祖誦鹿鳴而兄弟同食，李柎于甫田悟進  
學于衡門識處世，稽實待虛是處旁通，何以是拘拘  
者爲。第周禮春官瞽矇諷誦詩世奠繫，彼夫作者何  
代作之者何人，所以作者何事，歷歷皆有故實可數。  
而孟氏尚友亦曰誦詩不可不論世，知人如云詩無  
達詁，隨人所說則以貞爲淫，以刺爲美，以學士大夫  
之箴誨爲里巷狎邪之戲嘲，恣臆妄揣，有何準的。將  
使高叟咸丘蒙之徒皆得哆口而議于世，并詩傳亦

可無傳矣。誠有會于詩傳，卽以知來解作尚論觀可也。雖真子實無所事，述况僞子夏乎。

按孔叢子所載數條，其次第仍與毛詩無異。使果爲孔子語，當在未正樂之前，觀其不及大雅頌，愈

可見也。

詩亾春炆作解

孟子云王迹息而詩亾，然後春炆作解者云黍離降而雅亾，夫黍離固非降也。王魯齋氏云天子五季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廻徐方之馭，而巡狩迹絕，諸侯豈復有陳詩事。則固以詩亾爲風亾矣。但風卽春炆之世多有之。奚而遽亾。且穆王以降，代不乏雅。宣王中興南征北伐，封申甫，命韓侯，雅誥尤烈矣。雅且未亾，何況於風。卽謂列國之風非得之太師所陳，僅得之樂工所傳，誦然

言... 獸非詩乎。惟宋儒以為雅。其說近似。顧使春秋果為續雅作。亦當斷自平王。初載何以延至四十九季。或曰。詩此猶望其復興。夫望其復興者在當季。人心固應爾。若素王制作定世。上距平王二百餘禩。有何追望。曰。吾姑閣筆。以徐觀其後。夫春秋固未嘗近接乎雅。亦未嘗遙接乎雅也。孟氏第曰。詩亡不曰雅亡。雅之亡信久矣。所以善善惡惡。代彰瘴。寓勸懲者。猶賴有風。在今試考風亡於何代。舊說變風終陳靈。宣十季。正變之說。總屬臆稽。且風曷嘗以陳靈終也。  
八季魯  
宣十季

稽之詩傳。國棟見美。則有鄭僑之羔裘。周景王魯襄昭時 婁

艾興。哥則有衛靈之蝦蟆。敬王廿四季 魯定十四季 盟鹹圖霸。則

有齊景之甫田。敬王十七季 魯定七季 蜀蒐化碧。則有萇弘之

兔爰。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三季 宅如黃鳥。行野茗萼。中谷諸篇。皆

在株林。澤陂。後而有兔。其最後者。斯亦空谷之蛩然。

矣。喬是而降風。遂絕響。大較雅衰於周東。徙之後。而

詩之脈。猶存。風湮於魯。鹵狩之蒞。而詩之派。遂絕。詩

絕。則人心似乎不靈。而三代之直道。亦孤懸而幾絕。

夫子感獲麟。修魯史。正當其際。故曰。詩亡然後春秋

作孟氏之言不誣耳。或曰：春炆可以續詩乎？曰：非續詩也。續詩之義也。孔子以思棄邪，蔽三百。孟氏稱春炆成而亂賊懼，蓋篡弑之徒，惟不勝其邪心，以釀成莫大之臯。所以逆折其邪而杜繫將之漸者，莫過乎春炆。故春炆之爲教，其義與三百篇等。莊生曰：詩以道志，春炆以道名分。夫動於邪而至于名犯分，弑逆相尋，所謂莫惜於志，鑄錙爲下也。而春炆能大畏之。莊子所謂志，其卽孔子所謂思乎？

魯申公詩說辨

欲售僞者必假真，故醫善盧，巫步善禹，甚矣詩說之似詩傳也。托之魯申培，然而非申培筆也。何以明之？漢承秦燼，諸儒草路以啟草昧，固未能暢厥十旨，要以各稟師承，各不相襲，雖守殘專已，然亦多匠心，矧獲未有若詩說之規焉。摹倣詩傳，每篇僅倒其數字而贅之曰：若者爲賦，若者爲興，若者爲比。此漢儒所不屑亦所不暇詳也。考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今詩說，旣不若是侈。魯詩之見于漢書杜欽傳

者曰佩玉曼鳴關雎歎之及釋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謂爲衛定姜作卽此二條又與今詩說不類則詩說  
非出自申公不較著矣乎隋志謂魯詩亾于西晉而  
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亦未見其卷之有六  
所云亾于西晉審矣載觀詩說申釋泮宮有駮載馳  
溱洧維清長發則詞同小序釋河廣搗羽十畝之間  
鄘之羔求匪風則詞同朱子釋秦之晨風則意同東  
萊其他釋雅頌與朱傳雷同者不下十餘篇雖慮百  
致一我心先獲亦何能巧符至是此決非朱之襲申

而爲申說者襲朱也何也使此說果前乎朱子彼豈  
陰用其語而陽諱之暨乎它說豈盡無可據采亦何  
得絕不置詆訶則晦翁之未見詩說無疑故曰非朱  
之襲申而爲申說者襲朱也夫亦愈知其僞矣蓋詩  
傳原係石本頗多剝蝕詩說于其全者剝之間或別  
豎一義以故表異則紕繆立見于其殘缺者僅就詩  
中字句依違標解或又拾河間考亭諸儒先牙慧此  
殆宋元季世陋儒所爲耳今其說與詩傳相麗而行  
迄未有別其爲贗甚者并目詩傳爲魯詩彼以斷簡

而憚于稽。此以完帙而便于習。好畫龍者失真龍。究將不復知有詩傳矣。故不可以不辨。

附詩說雷同諸家篇數

魯詩 泮宮

有駉

衛詩 載馳以上俱同小序

衛詩 河廣

魏詩 十畝之間

搗羽

鄆詩 羔求

匪風

以上同朱傳

鄭詩 溱洧

同小序

秦詩 晨風

同呂東萊

小東

小旻

鳴鳩

角弓以上俱同朱傳

大正 文王

思齊

皇矣

行葦

鳧鷖

卷阿

崧高

烝民

以上俱同朱傳

周頌 維清同小序

時邁

閔予

訪落

敬之

載見

有瞽

豐年

以上俱同朱傳

商頌 長發同小序

又按詩說小正缺鶴鳴王風缺丘中行埜陳風三東門竟置而不釋其于王之唐棣則曰首章與後

詩關餘 內篇

卷五 魯申公說詩

七

二章賦鄭之麥秀則亦曰一章與二章賦彼非真見二詩不過從其篇目而妄意之耳

詩傳闡卷之二十五目錄

闡餘外篇

二賢詩傳詩序序

明郭子章

詩經正義序

唐孔穎達

經傳辨

宋王柏

周南召南

明季本

詩論

明章懋

風雅辨

宋王柏附程大昌

風雅正變

宋章如愚附鄭樵

小雅大雅辨

宋王柏

小雅大雅辨

明楊慎

毛詩辨

宋王柏

詩序辨

宋鄭樵

詩序議

宋程大昌

辨詩序不可廢

宋馬貴與

序草木類兼論聲詩

宋鄭樵 附王應麟

詩疑

明陳繼儒

賦詩辨考序

宋王柏

爾雅

明焦竑

讀爾雅

明魏文煥



闡餘外篇引

漢初言詩者數家、最後毛氏擅名於河間、又得康成  
爲羽翼、經生奉爲不祧之宗久矣、夫信而好古、豈非  
聖訓、第以序爲古而深信之、不如無信、故紫陽氏力  
變其說、他如俊卿、夾深、魯齋諸君子、亦每每致疑於  
是、惜乎未得詩傳、與爲寶劍、截其疑網、然能罄澄心  
以揣摩、不沾沾焉耳、食毛序、其識固夔乎、度越鄭玄、  
王肅、蕭統輩矣、辨爾雅之訛者、意亦如是、嗟乎、末學  
牽於童習、驟而示以詩傳、能無如爰居、駘鐘鼓孰知

鐘鼓之爲元音也。愚旣漫爲之闡復採諸言詩之有涉於源流者爲一編以附其末。雖醇疵互有之亦足破拘墟之見。本非爲詩傳作解。故別之爲外篇云。

二賢詩傳小序序

明郭子章 青螺

予讀三百篇詩其信而無疑者十一疑而未知所謂者十九間取小序讀之易簡明亮契于性情疑者晰二三焉。顧鄭夾漈專詆於始。謂決非子夏作。朱文公從而和之。小序遂廢。予亦俛俛焉末之所適及讀馬貴與辨駁幾萬言然後知詩不可無序。序大有功于詩也。至其中有牽合附會未盡得作者旨每掩卷迴腸歎曰惡得起詩人九原與之劇論乎。最後得黃文裕祕閣子貢詩傳石本卒業之疑于小序者又晰二

三焉。孔門速肖七十子，至許以言詩，止商賜二賢。故詩之商賜，猶周易之孔子，春秋之左丘明，孝經之曾子也。舍二子傳序而師心自用，猶之注易者疑十翼，解春秋者擯左氏，刊孝經誤者并曾子之戰戰兢兢，芟之也。其失埒矣。小序卽廢，其文尚存。詩傳原未有刻，與成都守詹牧父分較，并小序刻之。黃文裕謂魯詩摹于虞喜，廢于天監，貞觀發于宣和，紹興而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道，洪适，胡元質，范成大，遂云傳卽魯詩。予考歐陽永叔有言：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歎之，正魯詩也。魯詩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傳以爲太妃自作，則非魯詩可見已。豈鄭樵謂魯詩亾于西晉，其說然與予故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爲魯詩也。嗟乎！小序廢，得馬貴與而章詩傳，祕得黃文裕而發，豈天之未欲喪斯文邪？二家釋詩，不無牴牾，學者以意逆之，如商之禮後賜之知來，不必其同可也。

李本寧云：子貢傳鐘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郭相奎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方植

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翁寫本稱傳之外國。

按詩傳發自黃文裕諱佐其有功于經學甚巨然

徑目爲魯詩則猶未之深攷耳。

詩經正義序

唐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誦德之歌。正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于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于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繇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情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誦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禡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烟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間。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之于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

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敘其所見。載之于卷首焉。云爾。

鄭玄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

此乎。

陳言詩原曰循蜚疏佗之世有言矣而莫非詩也  
風雅頌者詩矣而莫非言也詩也者言之永者也  
簣桴土鼓有詩之情而未飾畫卦造書有詩之文  
而未歌。參牛投足有詩之歌而未教。唐虞有詩之  
教而未傳。傳之至周而後盛也。

經傳辨

宋王柏魯齋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  
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于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  
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于缺疑而恥于有所  
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于是研精極  
思。劔剔揆飭。彫刻績藻。日入于詭而傷殘毀裂之書  
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  
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踐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  
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

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雖均一氣而各有用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聖經在當時已非全書矣然詩之爲教所以異于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

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于此詩之爲教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

以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墮。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于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周南召南

刪

明季本

彭山

周召二邑名。周卽今鳳翔府岐山縣。以周公之采邑言也。召卽今鳳翔府鳳翔縣。以召公之采邑言也。二邑本皆文王岐周之地。文王遷豐。而其地空。及武王遷鎬于豐之近地。而始以岐周故地。分二公爲采邑。鄭氏以爲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且召公奭之采地。則以爲文王所賜也。周召二公至武王時。乃始輔佐。在文王時未嘗用事也。故書君奭。歷舉文王之臣。惟曰虢叔。闕夭。散宜生。泰顛。



南宮括五人而不及周召安得以岐周地賜之及武王爲天子而後使二公分陝以治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此原爲界理或然也周公治內自陝以西王畿在焉故所主皆國都之事召公治外自陝以東侯服在焉故所主皆諸侯之事而風亦以此分焉文王以諸侯爲西伯得專征伐雖三分天下有其二不過言西方人心之歸而已然其所治惟在故封若陝外之國則各有諸侯主之文王方當事殷之際小心翼翼安敢盡制其國之事

哉至于武王爲天子而天下始兼統矣惟以周之先世公劉自翟疆遷豳太王自豳遷岐本自北而南故岐周之地遂以南名武王有天下而陝外東西之國雖盡有之亦但通謂爲南猶今北虜稱中國爲南朝也程大昌乃以南爲樂名不主自北而南之說夫詩列樂官固爲南部然豈二南所以爲南之本意哉至于分陝之說公羊以爲成王時事先儒蓋有疑者而亦無確論唯黃氏以爲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分陝之後此說得之蓋陝內

詩傳圖考卷三十五  
之民漸化者久。陝外之民被化者新。則周南之詩。文王爲多。而召南之詩。武王始備也。采詩之後。其在諸國者。必以覈實于方伯。而召公因以文王時詩併入獻之。周公之于國都亦然。否則二公各輯治內所存文武之詩。以成編。而使人肄習邪。二南之繫。周召殆以此耳。成王以後。風化不及二王。不得入周南者。則別爲王風。不得入召南者。則別爲國風。欲人專以文武爲法。其用意深矣。

詩論 二南

明章

懋

楓山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鎗炳燿。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不至也。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于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主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人。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

在野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于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哉。舉一世之人咸囿于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草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于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于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况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

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于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已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于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

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按樛木稱樂只君子汝墳稱父母孔邇詞亦未嘗不及文王但不能如雅頌之窺其深耳

風雅辨

宋王柏魯齋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為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于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制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其為

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于宗廟  
天作清廟可奏于宴豆之間是謂捨本而逐末矣凡  
歌聲悠揚于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  
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蒸變  
人之氣質鼓動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  
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于  
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  
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  
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

絃乎旣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  
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所不取也至于楚詞  
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  
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  
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  
推之則所謂體制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  
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  
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  
雅者無一不合但于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

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  
據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  
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  
之學者此也

程大昌曰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  
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  
名異世未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  
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詞費故也是故秦  
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

正惟不眩于名耳至于詩之品目獨譊譊焉夫頌  
愈于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于風二南不若幽  
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  
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  
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  
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興其  
自相矛盾類如此

風雅正變

宋章如愚

俊卿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爲正風謂二南之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奧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  
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奧緇衣之  
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牆有茨南山行如禽獸  
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  
政之大爲大雅。而雅亦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  
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爲刺幽王大  
雅刺詩爲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亾。幽王之失。猶  
爲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  
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

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  
爲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  
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  
等語。唯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  
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  
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  
程元嘗問文中子曰。幽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  
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  
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



皆為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皆為  
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  
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  
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于詩序其言之謬亦如  
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削  
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

鄭樵曰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  
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  
則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謂之序者

此詩之序

大于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  
渾厚大醇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  
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  
有別也春秋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  
大小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然無所謂正變正變  
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  
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  
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凡  
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為序

小雅大雅辨

宋王柏魯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為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

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欣和悅以盡羣

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

朱子所謂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

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

正雅亦不得為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

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

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

公大人之作。然施之于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毋乃出于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且夫怡愉醜觀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繇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于正雅者、悉歸之王風。

其說審矣

小雅大雅辨

明楊慎升菴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忻交通豈有哀者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

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厲幽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知詞賦。相似者。如賓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斥后。所謂譏小已之得失。流及于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當。故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

詩傳聞餘  
卷三十五  
坦叔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游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詞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夔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竝稱謂其體之同也太

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騷之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竝言也咏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典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雅之爲言取義于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爲歎詞則雅爲正音可知

毛詩辨

宋王柏魯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  
盡出于周公之所定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  
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  
定刪周公之後麗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  
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  
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  
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  
知也昔成康旣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厲

幽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冊  
府之掌藏未亾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  
龐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况  
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  
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  
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  
吾道爲夙怨大讐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  
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  
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于魯出于齊燕國風雅頌

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  
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  
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亾失  
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  
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  
乃如是之祕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  
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亾一章  
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亾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  
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一人之口吾



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竝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進三家。獨得盛行于世。毛鄭旣孤行而三家牴牾之

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于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西晉而已。亾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于毛詩

尤不能不疑也。

詩序辨

宋鄭樵 夾添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序，鄭玄為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即關雎序作于子夏，王肅鄭玄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為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

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衛宏謂小序作于衛  
宏是也。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蓋出于當  
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  
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  
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  
于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  
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  
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  
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

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  
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  
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爲  
之。或者又曰。序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  
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  
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  
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  
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  
成其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其文全出于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于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

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竝傳。衛氏得其美詞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

詩傳圖會  
蓋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于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繫之說羔羊蟋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牽合爲文而取譏于世此不可不辨也

詩序議

辨續序出于衛宏

宋程大昌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亾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鄭元爲之箋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

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

宏何以能之。曰擘固明言宏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

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

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

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

也。宏之學出于謝曼卿。曼卿之學出于毛公。故凡宏

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

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

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

後也。鄭氏之于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

則否。知純為鄭語不埃。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

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

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

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

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

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

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者。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

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可以審定不疑者

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

按程氏以發端兩語爲古序，古序之于毛公，其助不小。又云毛公于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夫序何古之有？愚意卽毛氏所爲，衛宏輩又從而衍之也。

辨詩序不可廢

宋馬端臨貴與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

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于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于敘述諷諭之意浮于指斥。蓋有反覆咏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姑

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茲惟羣山圍則詞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飢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祖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



詩傳圖會 卷三十三 廢二  
日放翁幼婚某氏頗倦于學嚴君督過之竟至此離  
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  
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  
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間廩不若相忘于  
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卽三詩之  
序也後村之于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長老之  
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  
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  
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于臆說  
而已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

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  
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  
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  
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  
若捨序以求之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  
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  
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楊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  
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

言作序  
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  
若捨序以求之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  
之文爾。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鶉羽陟岵之  
詩見于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  
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  
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飢渴之情狀。憂  
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詞語一耳。此詩之辭  
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  
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

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  
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  
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  
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  
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  
也。出于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  
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  
之指歸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被之弦歌合  
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

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訊請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蘧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誥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按詩序可廢馬氏此說不可廢

序草木類兼論詩聲

宋鄭

樵

夾漈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大和之末又亾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亾。自鹿鳴亾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鴛

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鷺鷥此天籟也。雉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萋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

陸機

機

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此患爲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唯爾雅一種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繇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唯本草一家人命所繫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

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  
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  
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  
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深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  
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  
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  
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  
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為之會同。庶幾衰晚少  
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夫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  
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  
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附王伯厚應麟云。格物之學。莫近于詩。關關之雝。摯

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鳴鳩。言均一也。  
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  
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  
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  
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  
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

華君子之德也匪鱸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  
 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繁蘋行葦見忠信也  
 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  
 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  
 可為美也黍以為稷心眩于視也蠅以為雞心惑  
 于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  
 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  
 其蠹憂思之深也柞械斯拔候薪候蒸盛衰之象  
 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  
 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  
 多識之益也

詩疑

明陳繼儒

仲醇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于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于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



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與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畱之以  
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  
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  
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籥兮乎則  
似又不得以淫聲自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  
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邠  
鄘衛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函詩也  
今以爲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爲風三四五章與六章

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蓋  
祖于周禮之函雅函頌而設也一函詩如此而他可  
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  
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  
而非子夏所傳于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  
于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朱紫陽掇擊小  
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  
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  
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

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  
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  
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  
師、僮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  
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  
之數乎、宜其崕崎于文墨而附會于訓詁也、文墨訓  
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  
將終已乎、夫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  
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  
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  
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吾以爲以一人言詩、不若以  
衆人言詩也。

讀詩傳此疑可以不設

賦詩辨

宋王

柏魯齋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于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于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時所以賦詩于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于胸中。其能勉強不失于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唯鄭國七子六卿。

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  
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謂善觀樂者不  
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  
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  
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  
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  
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  
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此則截然  
而不可亂舞位且有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

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于鏗鏘節奏而  
後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况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  
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  
武于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可責其于鐘鼓律呂  
之中猶有隆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  
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  
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  
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彤  
弓宣子不敢當歸美于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爲

之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于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于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藝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爾雅

明焦

竝

濟園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

素絢非逸詩

師微言為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

也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

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

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

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謔浪笑傲變風

詩焉得周公釋乎支干九州五方四極佛佛徨徨之

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

者什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于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麗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于塗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附楊雄答茂陵郭威云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經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讀爾雅

明魏文煥

南臺

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艸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共十九篇或以爲周公倡之于前子夏述之于後或以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或以爲當周公時有之以爲周公所作者蓋以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



哉基首爲始何以此證爲周公所造然其釋詞皆詩  
書所有若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蓆兮乃秦康鄭武  
之時又在周公後其徧解六經而多爲釋詩故儒者  
疑爲子夏所足至釋言篇解淇澳切磋等句乃大學  
所以釋經文詩美武公去周公遠矣然則謂周公仲  
尼子夏叔孫通梁文等補益皆無正驗邵景純謂興  
于中古亦不知爲何人但其爲經實典籍之樞要訓  
詁之鈐鍵信非聖人不能爲而後人依倣增益遞有  
之故題次無定非若劉熙釋名二十七篇首天地終

喪制作于一人故銓次有定例也疏解爾近也雅正  
也近世楊用修非之引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引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艸紫慕一名月爾謂其芽拳  
曲繁盛也解爾爲麗愚謂爾與邇同言其爲書切于  
名物歸于典要其事肆其義精其言近其指遠不遺  
小物不騖玄虛盖取易邇靜而正之義疏解曰言可  
近而取正也楊用修引疏解謂近于正而非之悞矣

五樂書

詩傳闡跋

今之讀詩者輒曰毛詩然舉業家奉考亭之言爲功  
令萬步躡之不敢移尺寸尚不知有鄭箋安問萇也  
又况上及爾雅若廣若翼若禪者乎卜氏小序時見  
諸考亭稱引猶以無關舉業瞠焉爾顧小序之說寔  
鼎膺半而當時夫子所嘉與及門言詩之科惟商與  
賜卜有序人信而弗尊又襍亂于後人端木有傳世  
罕聞知矧其能信而尊之也先君子以葩經壇坫海  
內夫士有善必本其父兄長老此余伯兄旣淵源家

學而加厲焉非敢謂能變其本肇端詩傳兼總條貫  
至詳謹也若退魯頌於風進豳風於雅春秋大義昭  
於經天日月而辨楚宮非衛唐棣麥秀正其章次諸  
如此類確乎其不可刪者種種也則伯兄之汎濫經  
史旁洎稗官參綜考訂三百篇復各得其所作詩闡  
其於端木之詩傳猶之乎爾雅之有裨有翼有廣云  
然而詳謹明確或莫之加刪也矣君子樂得其辨信  
之尊之者政不妨推廣而加厲焉以變其本也弟忠  
濫跋



### 詩傳闡跋

詩傳一編孔門言詩正印也曠代浮沈入我

明而始著豈非天歟漢宋諸儒說詩如聚訟卒無及

詩傳者鄭夾漈力辨小序之妄而亦未嘗及詩傳豈

諸儒俱未見耶然黃東發稱引古註多與詩傳合似

宋儒亦嘗見之矣攷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又

郭相奎中丞言係秘閣石本爲黃文裕所得而摹者

何人重者何人廢之何時興之何時本末源流序次

井井則固歷晉唐宋而存矣不知何故若隱若現至

于今也郭中丞刻蜀中張元平司馬刻貴竹李本寧  
宗伯刻白下姚安之師偕古刻武林皆不約而同他  
如丘陵學山百家名書漢魏叢書諸集中亦多有刻  
者特蜀中貴竹白下三本皆並小序行學山百家諸  
本皆並申公詩說行是刻者猶未能確定一尊而讀  
者亦或以異同滋疑議毘陵鄒肇敏師過武林論古  
執經偶及詩傳師擊節摧揚嘆稱殊絕蓋師世以詩  
學名海內攷索精研信好深篤非苟焉已也傳綜之  
下哀斷異同作詩傳闡凡傳中引端未竟之旨悉闡  
明如日星其最快者六笙詩不亡唐棣麥秀諸章復  
其故而頌之次序咸不紊此又從詩傳殘缺中諦思  
摸索忽以神解剏獲而三百五篇頓完好也綦異矣  
哉近尊宋註爲

功令無敢軼尺寸間有持高論者又謂詩無達詁隨  
人自說而聖經益莽蕩無指歸豈知無邪得所傳固  
有原題哉郭李所刻詩傳本係鍾鼎篆文古法森然  
識者知爲先秦舊物然傳不得闡終未著明其浮沈  
代而發現于一時轉展輻輳天寔郵之豈曰偶

然

門人吳懷古跋



